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汉语结构的基本原理:字本位和语言研究/徐通锵著. —青
岛: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2005.1

ISBN 7-81067-660-1

I. 汉… II. 徐… III. 汉语—研究 IV. H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115876 号

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青岛市鱼山路 5 号 邮政编码:266003)

出版人:王曙光

发行部电话:0532-2032573,2032644(传真)

责任编辑电话:0532-8661615,2032122

网址:www.ouc.edu.cn

日照报业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

开本:889mm×1 194mm 1/32 印张:10.5 字数:283 千字

2005 年 1 月第 1 版 200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3 000 定价:22.00 元

名家课程丛书

顾问委员会

主任委员 王 蒙
委 员 (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 蒙 朱 虹 朱德发
严家炎 何西来 袁行霁
黄维樑 童庆炳

编 委 会

主 编 朱自强
编 委 (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庆云 牛月明 曲金良
朱自强 刘润芳 杨 栋
杨自俭 李 扬 张胜冰
周继圣 孟 华 黄亚平

总序

在中国海洋大学的人文学科发展的历史中,其前身国立青岛大学、山东大学曾经人杰地灵、群英荟萃,在 20 世纪的 30 年代和 50 年代,分别有过闻一多、梁实秋、老舍、沈从文等文学大师,陆侃如、冯沅君等著名学者在校治学执教的两度人文学科的辉煌时期。

1958 年秋,山东大学主体迁址济南,自此,由留在青岛鱼山校区的海洋、水产、海洋生物等专业组成的学校校园里,汉语言文学学科的教学和研究一度中断了 26 年。从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起,学校恢复了汉语言文学的教学、研究并不断进行学科规模和教师队伍的建设。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以后,学校更加重视包括文学院在内的文科院系的发展问题。管华诗校长明确指出:要把中国海洋大学建设成高水平、有特色的综合型、研究型大学,仅靠海洋、水产等理工学科是不够的,必须大力加强人文社会科学学科的建设。

在这样的学校发展战略思想指导下,2002 年 4 月 1 日,海洋大学隆重聘请王蒙先生为顾问、教授、文学院院长。王蒙先生的加盟,对重新振兴海大的人文学科产生了巨大的推动力。在王蒙院长的创意与规划以及学校的大力支持下,文学院自 2002 年 5 月起,邀请受聘海洋大学兼职教授的一批著名学者为本科生开设了“名家课程”,至今先后有童庆炳先生的《现代文艺学十一讲》(2001 至 2002 学年第 2 学期)、何西来先生的《杜甫诗论》、黄维樑先生的《港台文学》、《比较文学》(2002 至 2003 学年第 1 学期)、严家炎先生的《现代文学研究前沿问题十讲》(2002 至 2003 学年第 2 学期)、徐通锵先生的《语言学十讲》(2003 至 2004 学年第 1 学期,即本书《汉语结构的基本原理——字本位和语言研究》)、童庆炳先生的《文心雕龙十一讲》(2003 至 2004 学年第 2 学期),共七门课程,

构成了中国海洋大学人文科学教学领域里极其亮丽的景观。在学校领导和王蒙先生的支持下,文学院的“名家课程”教学计划今后还会继续实施下去。

“海纳百川,取则行远。”文学院的“名家课程”吸纳的都是名川大河,任教的著名学者们的学术思想、治学方法、教学风采,对文学院的教学工作、学术研究发生了有力的推动作用。这些著名学者走上文学院的讲坛,对文学院教师是巨大的鼓舞,也是一种鞭策,其深远的学术滋润将延续到文学院根深叶茂、山高水长的明天。

为了宣扬名家之学术,解更广大学生求知之饥渴,现将部分课程的讲稿整理出版。

感谢学校领导、王蒙先生对文学院“名家课程”的全方位关怀和支持。

感谢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的辛勤工作。

最后,对拨冗整理、润色讲稿的诸位先生深表敬意和谢忱!

名家课程丛书编委会

2004年11月15日

自序

2003年11月,我应邀赴青岛中国海洋大学文学院讲授理论语言学。文学院的同行提了10个讲题,我就结合这10个问题组织相关的内容,重点介绍“字本位”理论。讲稿中的某些段落节录自我以往的著述或即将发表的论著,但都根据这次讲授的要求做了调整和修改。原来以为讲完了就算完成任务,没有别的什么考虑,但海大文学院的领导很重视课程的教材建设,要把请到海大去讲课的教员的讲稿付梓出版。这自然对我提出了新的要求,必须对讲稿进行修改、补充和调整。根据讲课中同学们提出的意见和我自己发现的问题,回北大后就对讲稿进行了一次认真、全面的修改。主要有三方面:

第一,增加了第9讲“有定性范畴和汉语语义句法的研究”。讲课中没有涉及这方面的内容,但我觉得这是语义语法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不然有好多问题的论述没有着落,影响学生的学习。这次修改增加这一部分,算是对课程讲授的一种补偿。

第二,强调语法与语汇的联系,突出“语法是从语汇中抽象出来的规则”的思路。这二者的联系,过去在闲谈中虽曾有论及,但现在觉得这个问题极为重要,尤其是对汉语的研究,因而在修改中对此作了重点的补充和论证。

第三,充实各讲的内容,每讲都配以若干个思考题。补充最多的是第8讲,原讲稿由于时间的限制,无法展开,有些问题没有说或没有说清楚,学生也听不懂。这次修改,尽可能对一些关键的问题作出清楚的交代,但一种新的思路有没有说清楚,还得由实践来检验。

这次讲授和修改基本上都是围绕着“字本位”问题展开的,其

中的 6、7、8、10 四讲大致可以反映我在这个问题上的最新想法。这是一家之言,作为语言学基础课的教材不一定很合适,但对语言学不同方向的研究生和大学高年级喜欢语言学的学生来说,应该有积极的参考价值,至少可以使大家去比较不同理论思路的利弊优劣,避免“大家都这么说”的简单化思考。

我们语言学的理论和方法基本上来自印欧系语言的研究。“字本位”理论的目的是想以汉语的研究为基础,吸收西方语言学和中国传统语言研究的立论精神,进行一些独立的理论探索。这是一件吃力不讨好的事情,但我愿意为此迈出第一步。利弊得失,自由读者评说,但我自信,以字为基础进行汉语的研究,提炼相应的理论和方法,丰富普通语言学,终将成为中国语言学的发展方向。

课程结束后,海大的同行对我进行了一次访谈,录音记录稿经整理后作为附录,附于书后。北京外国语大学张宜对我的访谈文章《徐通锵教授谈语言理论研究》(发表于《外语教学与研究》2004 年第 4 期)也作为附录,附于书后。另外,“字本位”理论的提出至今已有十余年,学界对此褒贬不一。北大中文系汉语专业的硕士研究生宋作艳同志对此进行了一翻全面、认真的梳理,写成一篇“综述”。我想,这对读者理解“字本位”理论的发展和它的利弊得失,会有一定的帮助,因而征得作者的同意,也将此文作为本书的一个附录附于书后,以作参考。

徐通锵

2004 年 8 月于北大寓所

目 录

总 序	(1)
自 序	(1)
第 1 讲 什么是语言	
1.1 语言和说话	(1)
1.2 语言是现实的编码体系	(2)
1.3 “每一语言里都包含着一种独特的世界观”	(6)
1.4 语言符号系统的自组织性	(13)
第 2 讲 什么是语言学	
2.1 语文学和语言学	(22)
2.2 科学思潮的更替和语言学的发展	(28)
2.3 语言学是联系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的桥梁	(37)
第 3 讲 西学东渐和中国现代语法学	
3.1 《马氏文通》和汉语语法学的奠基	(45)
3.2 “独立”与“模仿” ——汉语语法研究道路的艰难探索	(49)
3.3 理论的反思和开创性思路的开拓	(56)
第 4 讲 “本位”说和语言的研究	
4.1 音义关联和“本位”的鉴别标准	(68)
4.2 印欧语的基本结构单位和双轨制的语法结构	(75)
4.3 字和汉语的语法结构	(79)

第5讲 语音的结构单位和音系

- 5.1 音素、音位和音类 (87)
- 5.2 音节 (90)
- 5.3 音系 (96)

第6讲 汉字和汉语的研究

- 6.1 语言的字和文字的字 (104)
- 6.2 《说文》和汉语的语法研究 (111)
- 6.3 单字编码格局的解体和汉语结构的转型 (121)

第7讲 字组的生成和汉语的语汇研究

- 7.1 研究视角的选择和语汇的分类 (132)
- 7.2 核心字与字组的生成 (136)
- 7.3 字化和语汇的重新解释 (145)

第8讲 字的语法化的“阶”和汉语
语义句法的生成

- 8.1 语法研究重心的转移和“因字而生句”的层级划分
..... (158)
- 8.2 字组的生成和字的语法化初阶 (161)
- 8.3 字块和字的语法化次阶 (176)
- 8.4 读(形句)和字的语法化末阶 (181)
- 8.5 标记性的虚字和汉语语义句法研究的参照点
..... (189)

第9讲 有定性范畴和汉语语义句法的研究

- 9.1 有定性范畴和语法运转的“纲” (195)
- 9.2 有定性范畴和汉语句式的研究 (199)
- 9.3 “话题—说明”和汉语句法的结构框架 (204)
- 9.4 有定性话题的语义特征和汉语的语序 (208)

第 10 讲 隐喻式的思维方式和
语法研究的发展趋向

- 10.1 20 世纪语法研究的发展趋向 (216)
- 10.2 思维方式与语法研究 (221)
- 10.3 中西思维方式的差异和语言研究的方法论 (226)
- 第 11 讲 对比和结合——语言研究方法浅议
- 11.1 材料的梳理和理论研究 (235)
- 11.2 对比与汉语的研究 (237)
- 11.3 “结合”和汉语的研究 (242)
- 附录 1: 徐通锵教授谈语言理论研究 (252)
- 附录 2: 从语言学的中西、古今的结合中探索语言
理论研究的途径 (266)
- 附录 3: “字本位”理论研究综述 (296)

第1讲 什么是语言

1.1 语言和说话

1.1.1 正常的人都会说话,但说话不等于语言。“用汉语说”、“用英语说”这些说法已隐含语言与说话的区别和联系。这里的“汉语”“英语”就是我们所说的语言,而“说”就是说话。语言是用来“说”的,一个生理上没有毛病的人每天都要说话,不是用汉语说,就是用英语或其他语言说。会用一种语言说话,这是人类区别于其他动物的一个重要标志。

1.1.2 语言是用来说的,但说话与语言却不是一回事儿。说话是运用语言跟人们交流思想的行为,是语言能力的外在表现形式,本身不等于语言。但是,另一方面,语言的存在又必须以说话的需要为前提,一个人如果长期生活在孤岛上,没有说话的需要,他就会失去语言能力。抗战时期,山东的青年农民刘连仁被日军抓到日本当劳工,后逃入北海道的山林中穴居,没有说话的需要,因而他的语言能力也就日渐衰退而不会说话。在他穴居的第13年,他看见一条船,想喊一声“船”求救,但舌头不听使唤,转动不灵,喊不出“船”的音来。他意识到失去语言能力的危险,将来遇救,也无法说明自己的来历。于是,他张嘴训练舌头的弹性,以顽强的毅力学说话,最后才慢慢地说出:“我叫刘连仁,我是中国人,山东高密县人。我是民国三十三年抓来的劳工……”刘连仁为什么在失去语言能力之后又能说出几句简单的话来?因为他原来会说话,失去语言能力之后还记得像我、人、中国、高密县、叫、是、劳工……这样一些字眼儿,还记得“我叫刘连仁”中的“我”得放在

“叫”的前面,不能说成“刘连仁叫我”,等等。就是说,他还记得一些把字组织起来造句的规则。这件事告诉我们语言与说话的联系与区别:语言好像是一种工具,需要人去用,不用就会“生锈”、就会“退化”,而说话则是人们运用语言工具跟人们交流思想的行为,是为了适应他人的需要而存在的;没有这种需要,人们就会丧失说话的语言能力。

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的语言,如果这种语言没有人说了,它就会消亡。我国历史上某些民族的语言,如鲜卑语、契丹语、女真语等,由于说这些语言的人后来融入汉语社团,改说汉语,它们的语言也就因为没有人说而消亡了;满族入关以后也逐渐改说汉语,现在能说满语的人已经不多,也接近于消亡。语言是民族的一个重要标志。

1.1.3 语言与说话的这种关系告诉我们:语言存在于说话和说出来的“话”中,而说话需要遵守一定的规则,不能随便乱说。一个人一生下来就进入一个现成的语言网,在脑袋上渐渐套上一个语言“紧箍咒”,说错了,不符合规则,社会上众多的“唐僧”就会“念念有词”,迫使你改正。语言就是隐含于每一个人脑袋中像“紧箍咒”那样的规则,可以意会,难以言传,语言学就是将这种“可以意会,难以言传”的规则揭示出来的科学,使“意会”转向“言传”。鉴于此,首先应该弄清楚“什么是语言”的问题。

1.2 语言是现实的编码体系

1.2.1 那么,语言是一种什么样的东西呢?这个问题貌似简单,实际上非常复杂,虽经人们几千年的研究,我们现在还只知道它的一点皮毛。人们将语言研究喻之为“瞎子摸象”,摸到鼻子的说大象像条蛇,摸到耳朵的说大象像大蒲扇,摸到腿的说大象像柱子,摸到肚皮的说大象像一堵墙,摸到尾巴的说大象像绳子……千百年来,人们曾给语言下过各种各样的定义,据潘文国(2001)的研究统计,自19世纪初至今的近200年的时间里,语言学家们给语

言下的定义,有代表性的就有68个之多,其中的每一个定义都只涉及语言的一个侧面,犹如瞎子只摸到大象的某一部分就说大象像什么一样。我们现在对语言的认识也还没有摆脱“瞎子摸象”的阶段,只是尽可能设法“摸”得全面一点而已。语言的定义人们最常见的是:语言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这个定义着眼于语言的社会功能,自然不错,但没有涉及语言本身的构造和性质,因而也难以说明它何以能成为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的原因。我们根据对语言性质的认识,将它定义为人类认知现实的编码体系,或者简单地说,语言是现实的编码体系。为什么?第一,语言是人类所特有的,是区别于其他动物的最重要的标志;第二,人类用语言进行交际,实质是人们交流对现实的认识,协调彼此在征服自然、进行社会活动的行为,以期取得最佳的成效。这是人类有目的的自觉活动。这里所说的现实、人们对现实的认识和语言这三方面的关系,大致可以用如下的公式来说明:

现实——语言·思维——现实

公式两端的两个“现实”不是一个东西。第一个“现实”是纯客观的存在,或者说,在语言起源以前就存在,它的性质和规律是通过无穷无尽的表面偶然性表现出来的;第二个“现实”是人们通过语言对客观现实的认知,已能从无穷无尽的表面偶然性中找出必然性的规律。“语言·思维”是联系两个“现实”的桥梁,它们相互依存,共同实现对现实的编码和认知。

1.2.2 语言对第一个“现实”的关系可以简单地概括为编码,就是用发音器官发出来的音与某一类现实现象结合起来,“编”成语言的“码”,使之成为这类现实现象的符号。比方说“人”这一类现实现象,它的特点是直立行走、会说话、会制造和使用生产工具进行劳动的动物,汉语用 rén 这个音去表达,于是人们在特定情景中一听到 rén 就知道它的意义是指“直立行走、会说话、会制造和使用生产工具进行劳动的动物”,因而这种音义结合的“码”就成为“人”这一类现实现象的符号。汉语中如天、地、山、水、狗、马、车、

跑、跳、叫、桌子、苹果……都是这一类的“码”，是某种现实现象的符号，用以指称现实中的具体现象。这些“码”如何“编”成话语，进行交际，需要遵循一定的规则，而这些规则，归根结底，实质上都是现实规则的反映，例如猫、狗等有生命的事物能够跑、跳、叫……因而可以组成“猫叫(了)”、“狗跳(了)”这样的简单句，而天、地、桌子、苹果等无生命的事物就不能与跑、跳、叫这一类表行为动作的“码”组合，“叫天天不应”似乎“天”可以与“叫”组合，其实这里“叫”的是“人”。所以语言的“码”和组“码”造句的规则都会直接或间接地受现实规则的制约，或者简单地说，就是现实规则的投射。不同语言接受这种投射的方式虽然千差万别，因而呈现出不同的结构，但它们都是现实规则的这样那样的投射，是现实的编码体系，这一性质相互间不会有实质的差别，不然不同语言之间也就很难通过翻译进行思想交流了。

语言对公式中的第二个“现实”的关系可以简单地说是用码，就是人们用语言去认知现实，复原和揭示隐含于现实中的规律。用码也属于编码的范畴，但是为了区别和第一个“现实”的关系，这里使用“用码”这个字眼儿。用码就是说话，表达对现实的认识，人类创造语言的目的就在于这种“用”，使之成为人类适应和改造现实的一种交流思想的工具。说话的行为可以随时随地进行，想说就说；说出来的话无穷无尽，不可计量，但是说话时所用的“码”和遵循的规则是有限的。几千个常用的“码”(例如汉语1 500—2 000个常用字)就能应付日常的交际，至于组“码”的规则数量就更少了，现在语言学著作中经常谈到的就只有“主谓”、“述宾”、“述补”、“偏正”、“联合”五种，各种各样的句子基本上都是这些基本规则的灵活运用。比方说下面的几个句子：

小王看书。

妹妹读报。

哥哥抽烟。

猴子吃花生。

叔叔开拖拉机。

.....

这些不同的句子实际上就是同一条规则的运用。人们运用语言进行交际就是以有限生成无限,用有限的规则造出无穷的话语。语言的奥秘就在于此,语言学的目标就是要揭示这种以有限生成无限的奥秘。

1.2.3 “现实——语言·思维——现实”这个公式,如果说前半段是将现实转化为语言,使之成为现实的编码体系,是一种质的飞跃,那么公式的后半段,就是人类如何用语言去认知现实,复原和揭示现实的规则,就是一个更高层次的飞跃,可以为改造和征服现实开辟前进的道路。可以设想一下,人类要是没有语言,那就无异于生活在黑暗中,只能是现实的奴隶,无法成为现实的主人。这一公式中的“语言”和“思维”处于等同的地位,因为“编码”与“用码”一定需要有思维能力的主体去实现,这就是人,或者说,是生活在社会中的人群,其他动物没有这种能力。一般动物的叫喊在同类物种中虽然也能传递一定的信息,表示暴怒、惊恐、警告、觅食、求偶等意思,但这不是“码”。为什么?因为“码”的形成需要具备一定的条件,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能重复使用,服从一定的规则,灵活组配,以表达不同的意思,而且在使用的时候还受时空条件的限制。例如“人”字,它是汉语中的一个“码”,可以和其他的“码”相组配,构成如人才、人品、人格、人民、人工等,也可以从这些组配的构件上拆下来,再和其他的“码”相组配,构成如工人、男人、女人、美人、主人、旁人等等。什么地方或什么时候要用这种“码”,完全决定于交际的需要,不受什么特定时空条件的限制。一般动物的叫喊虽然也能重复使用,但不能作为一种“码”与其他的“码”进行灵活组配,以表达不同的意思。这些叫喊都是受当时当地的刺激引发的,是对具体情景的感性反映,只能传递某种信息,既不能向同伴告知发生于过去的事情,也不能设想未来。只有人类才能用“编”出来的“码”说古道今,表达深邃的哲理,翱翔于丰富的想像,思想驰骋到哪里,它就能如影随形地跟随到哪里。人类的语言和其他动物的叫喊为什么有这些原则的区别?就是由于人类具有对

现实现象进行分析、综合的思维能力,而这种能力又必须借助于语言才能实现。所以,语言是人类区别于其他动物的重要标志。英国语言学家克里斯特尔(1997,1)在《剑桥语言百科全书》的一开头就说:“语言为什么会是这样一个使人着迷的研究对象呢?或许是因为它具有概括人类思维和人类奋斗历程的独特功能。我们环顾四周,不禁为表现杂然纷呈的世界观、生活方式以及数千种语言和方言所惊愕。回顾既往先辈们的思想,我们发现只能了解语言允许的程度;展望未来,我们发现只能通过语言才能设计我们的蓝图;面对茫茫的宇宙太空,我们随同宇宙飞船发射通讯符号,以期向可能存在的想了解我们的外星人解释我们是谁。同时,语言的重要意义在于它可以作为我们理解自己、解决人际冲突与紧张关系的手段。”这是对语言性质的具体解释,也是对“语言是现实的编码体系”的一种阐述。

1.3 “每一语言里都包含着一种独特的世界观”

1.3.1 “语言是现实的编码体系”这个定义中的核心是一个“编”字。要“编”,既要有工具,又要有“编”的能力,因而能进行“编”的只能是人。能力和工具相互依持,缺一不可,这就是“现实——语言·思维——现实”这一公式中的“语言·思维”这两者的相互关系。要了解语言的性质和特点,就必须了解它与思维的紧密联系。思维是人类大脑的一种机能,与思想不同。思想是人类运用大脑机能认识现实世界的成果,而思维则是认识现实世界时的一种动脑筋的过程,也指动脑筋时进行比较、分析、综合以认识现实的能力。人类面对的自然界现实是相同的,大脑的生理构造也一样,因而具有共同的思维能力。任何复杂的现象不同民族的人都有能力认识它。这一点不应该有任何怀疑,宣扬民族有高低优劣之分的言论是没有任何根据的。但是,不同民族有共同的

思维能力不等于他们有共同的思维方式。思维能力和思维方式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思维能力指能不能认识现实,这一点不同的民族没有什么差异,即思维能力是全人类相同的,而思维方式是指如何实现这种能力,这一点不同的民族是不一样的,即思维方式因与它相联系的语言的差异而具有不同的民族特点。

人们可能会就此提出疑问:先生,您是不是在做概念游戏,大脑是一个暗箱,人们看不见,摸不着,动脑筋的过程也无法用图像显示,您怎么知道不同民族的思维方式是不一样的?我们的回答是:靠语言,可以从不同语言的结构中去悟察不同民族的思维方式的差异。“现实——思维·语言——现实”这一公式显示,思维与语言在实现编码的时候形影相随,相互依存。思维实现对现实现象的分类、抽象和概括,而语言则将这种认识活动的成果转化为“码”,使人们能运用这种“码”去交流思想。思维和语言,少了其中的任何一个方面,就无法实现对现实的认识,也无法将人与其他动物区别开来。这种相互依存的关系在语言中的表现就是音义结合,“义”通向思维,而“音”将这种看不见、摸不着的“义”物质化,使人们能感知到思维活动的成果。正由于此,音义关系也就成为语言研究的一个最基本、最重要的问题。所以,我们可以这样说,思维是语言通向现实的桥梁,而语言则是人类进行思维的工具,我们可以通过语言的结构和语言的运用情况去观察某一个语言社团的思维方式。这就是说,语言是观察思维方式的窗口,甚至可以说是一个惟一的窗口。洪堡特(1826)“每一语言里都包含着一种独特的世界观”的论断完全抓住了这两者关系的关键。

1.3.2 “语言是现实的编码体系”的核心既是一个“编”字,那么如何“编”?这就涉及洪堡特所说的“每一语言里都包含着一种独特的世界观”的问题。人类面对的现实是相同的,但从哪一个角度去观察现实、进行编码?不同的语言社团由于受地理环境、生活条件、风俗习惯等等的差异的影响,可以是完全不同的;这种不同就会使语言呈现出认识现实、表现现实的不同方法,形成不同的语言结构,产生“每一语言里都包含着一种独特的世界观”的问题。

洪堡特(1767—1835)是德国人,初为外交官,懂得的语言很多,后因与当权派的政见不合,就转向语言研究。由于他懂的语言多,就进行不同语言结构的异同的比较研究,从理论上解释语言的特性和共性的关系,成为语言学史上第一位普通语言学家,“每一语言里都包含着一种独特的世界观”就是他的一个至关重要的语言理论观点,对后世的语言研究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世界观属于思维的范畴,“语言世界观”说明语言与思维的相互依存性和一致性,成为“现实——语言·思维——现实”这一公式中联系两个“现实”的中介和桥梁。我们每一个人一生下来就坠入一个现成的语言网络,不知不觉地学会一个独特的语言世界观,形成从一个特定视角去观察现实的方法。这种世界观的形成是如此自然,以至人们根本感觉不到它与世界观有什么关系。但是,一当我们学习一种外语,就会发生两种语言世界观的碰撞,感觉外语难学。所以洪堡特说,要摆脱一种语言世界观的束缚,惟一的办法就是熟练地学会另一种语言,能自然地用这种语言思维。我们学习外语的时候都会有这种体会,思考或说话的时候要用这种语言翻译为另一种语言才能张口说话,他的外语一定还没有学好,因为两种语言世界观还在碰撞,没有达到自由转换思维方式的水平。

语言世界观实际上就是语言与思维的一种统一体,因而对哲学家、语言学家的研究都有重要的意义。后来追随洪堡特的一些学者对“每一语言里都包含着一种独特的世界观”的理论继续进行阐发和研究,对语言的性质进行了一些富有启示性的解释。德国语言学家魏斯格贝尔(L. Weisgerber)根据洪堡特的这一论断,认为语言与语言之间的差别具有巨大的哲学意义、语言学意义、文化史的意义甚至美学意义和法学意义,“假如人类只有一种语言,那么,语言的主观性就会一成不变地固定认识客观现实的途径。语言一多就防止了这种危险;语言多,就等于实现人类言语能力的途径多,它们为人类提供了必要的、多种多样的观察世界的方法。这样一来,为数众多的语言就以其世界观的丰富多样同惟一的一种语言不可避免的片面性对立起来,这也就可以防止把某一种认识